

十三、回憶民航空運隊

中國在抗戰前原有中國航空公司，後來又開詢設一個中央航空公司。那時中國地面交通之鐵路水運都暢通，乘飛機旅行的人甚少，貨物用飛機運的更是微乎其微。但在抗戰勝利後，又創設了一個民用航空隊，其英文名爲 Civil Air Transport，簡稱爲 C.A.T.，中文名又稱民航空運公司。這公司的創辦人，是美國空軍少將陳納德將軍 Clare L. Chennault，所以人們又稱此公司爲 Chennault's Air Transport。但無論中外都稱這公司爲 C.A.T.。中國原已有兩家航空公司，何以又添一家呢？這裏面就有許多淵源，自我加入服務以後，才漸漸弄清楚，現在先將陳納德將軍以及這公司介紹一番。

陳納德飛虎隊秘辛

陳納德將軍原在美國空軍服務，他是美國南方人，又不是西點軍校或空軍學校畢業，但他的飛行技術特別高超，飛行理論與眼光，又高出同輩，一般空軍同事及上級官長，都覺得他自視甚高，就不免有些格格不入；他自覺懷才不遇，鬱鬱不得志。一九三七年，他已四十五歲，還是一個上校，屈居下位，一籌莫展。剛在這個時候，日本軍在中國蘆溝橋挑釁，興起了七七事變，中國政府在蔣介石統率下，決心抗戰，眼見日本空軍侵擾，中國空軍薄弱，須急起直追，就設立航空委員會，蔣夫人任秘書長，爲委員長統籌一切。這時夫人之弟宋子文先生，正在華府與美國政府接洽軍援和經援。她

就託他在美國找一位航空技術與理論兩臻極頂的人才，到中國來設計組織空軍，並訓練航空戰鬥人員。

宋子文先生手下有兩位高才律師：一位是楊門——Youngman，與美國羅斯福總統智囊團首腦霍布金氏 Hopkins 很熟；又一位是魏老——Whiting Willauer，與智囊團員考克倫 Corcoran 莫逆。由他們二位與美國空軍部門接洽後，就介紹陳納德上校與宋，宋就介紹與中國第一夫人。於是陳納德就到中國謁見蔣夫人。他以為組織並訓練空軍來抗拒日本空軍的轟炸，絕對趕不上，他建議由他回美國去徵集他的空軍朋友及屬下，到中國來成立自願軍，打擊日本空襲。他就回美與上列四位大律師與智囊團商決，並呈文請求羅斯福總統批准後，他就向美國空軍辭職，並約集了幾位空戰好手，直飛重慶，成立了美國在華志願軍，同時由美國供應了許多戰鬥機，他們就與日本轟炸機挑戰，打得日機落花流水，中國的後方，從此就少吃日機的虧，救護了中國後方無數的生命與財產。中國官民一致推崇這些飛將軍，稱他們為飛虎隊，說他們在天上逞他們的虎威驚破了日機的膽，他們再不敢飛到中國的後方來了。這些飛虎隊，除阻止日本轟炸機外，還擔任了自印度空運戰時物資飛越中印邊境喜馬拉雅山而達昆明與重慶，使中國軍民得到急需的物資，厥功甚偉。陳納德將軍的大名，簡直是家喻戶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被日機偷襲轟炸後，美軍損失甚重，於是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在中國戰區，成立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即以陳納德為少將指揮官，並以飛虎隊隊員，改為十四航空隊隊員，並另撥戰鬥機轟炸機各若干，與中國地面軍隊合作，與日本在華軍隊作殊死戰，並用轟炸機由中國浙閩航空基地啟飛，轟炸日本本島。同時仍擔任飛越駝峯之運輸任務，直至勝利為止。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德國無條件投降，十四航空隊格外抖擻精神，由浙江基地，向日本本土及在中國之日本佔領軍進攻。八月七日，美軍原子彈炸廣島，九日炸長崎，十日日本天皇廣播投降，於是中國全民及領袖 蔣公獲得最後勝利，舉國狂歡！中美軍復員，美國十四航空隊調回，陳納德少將退休回國。此公協助中國抗戰整整八年，中國軍民一致感戴頌揚，歡送回國！

民航隊成立的曲折

陳將軍回國前，曾與好友魏老二商議以後將做的事。當時（一九四五年）陳已五十三歲，不知何從。魏老二那時仍在重慶，爲宋子文先生的顧問，籌劃戰後復員建設事宜；他覺得中國當時鐵路破損，公路不良，而水路又無船隻，非速辦空運，方能趕辦戰後復興事業，魏主張與陳合作，在中國創立一家航空公司。惟辦理此事，須要兩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須到美國華府，向諸友鼓吹，才能找到大量投資；第二方面，向中國政府請求，准許設立第三個航空公司，兩事都不易辦，乃由陳返華府接洽，魏在中國向宋子文請求幫助。陳在華府見到考克倫，考克倫靈機一動，想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曾申請到飛機 C-46 C-47 多架，尙未曾運用；而且中國方面，行政院救濟總署在水陸方面有水運隊運用登陸艇，其機構叫行總水運隊（China Waterway Transport C.W.T.）；陸運隊運用各種汽車，其機構叫行總陸運隊（China Highway Transport C.H.T.）；惟獨運用飛機的行總空運隊（China Air Transport C.A.T.）尙未成立。何不組一公司向聯總行總申請代爲空運救濟物資到各省待救

濟地方。此議既成，他們就向聯總署長李門 Lehman 申請，李門自無不可。同時考克倫等又各投資若干。陳將軍得此結果，遂趕回上海，催魏老二辦理中國政府之批准。中國政府方面，蔣公及蔣夫人，以將軍對中國有功自然幫忙，但立法方面，原有之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極力反對，認為無此必要，而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邦德 Bond 反對尤力。宋子文先生明知兩航空公司之成績不良，但亦無法提出理由，新立一公司。事成僵局，陳將軍因此急得暴跳如雷，魏老二力勸忍耐守候！這是一九四五年終的時候。

一九四六年初，陳將軍常與美國在上海的首富，斯他爾 C.V. Starr 來往，向他商量在中國組織航空隊的事，並要他加入股東。斯他爾在中國發了一筆大財，但這筆財並不是營私舞弊，橫搶硬奪，欺負中國老百姓而來，確是正當當，遵守中國法令而得。完全是運氣，他在上海開了一個人壽保險公司，向中國人賣人壽保險，中國人繳納壽險費，自然以法幣計算。他收到法幣，隨即換成美金，滙存美國銀行。後來中國法幣貶值，物價日漲，通貨膨脹到頂點時，又改用金元券銀元券，原來中國人所繳保險金，貶成一文不值；而公司所換得之美金，仍保持原值，于是斯他爾先生自然得其所哉大發其財。所以他對陳將軍等招待周到，並認為航空公司有利可圖，乃加入股款若干。陳將軍此時仍住在外灘華懋大飯店，開支浩繁，而航空公司能否成立？尚在未定之天，所以整天催促魏老二加緊進行。魏老二告訴他說，宋子文先生對中國航空公司管理不善，每月蝕本，要政府津貼，而人員衆多，辦事無效率，飛行既不準點，又常出事；他自己要出門，就不敢乘中航飛機；力勸陳將軍忍耐，不久定有

好消息。四月上旬，宋先生叫把上海虹橋路二五一號德國敵產，交陳將軍居住。此房有六個臥室三個浴間，陳將軍大為滿意。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航空公司出了兩件大事。有一架復員飛機自重慶滿載人員及家屬飛回上海。到了上海，飛機撞入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廈，人員死傷，建築物毀壞，宋先生當然大發雷霆；而同日下午，戴笠（雨農）先生及其同僚所乘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直撞南京紫金山，機毀人亡，委員長 蔣公大怒，宋先生立時請批准陳納德將軍組織空運隊；先趕運行政院救濟總署的救濟物資分送邊遠省份，如果成績優良，再定辦法。此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事。四月十五日，航空隊負責人陳納德及魏老二兩人，與行政院救濟總署簽立合同，運送救濟物資至中國各地，回程運輸滯留各地之難民。於是陳將軍召集以前飛虎隊隊員，開始活動，並在外灘十七號，設立辦事處。名為善後救濟總署航空隊（Curra Air Transport C.A.T.），除運用行總的C-46 C-47運輸機外，並向聯總申請配件及修理機器汽油機油等物資。飛行了幾個月，成績甚好，不但救濟物資可以運達各地，而且航行安全，向不出事。乃經法律手續，正式成立，其正式名稱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轄空運隊一簡稱為「民航空運隊」（C.A.T. Civil Air Transport）。此為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事。

吳稚暉老師一夕話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回國辦理行總之儲運事務，直至一九四七年春，正在努力奔忙，為國盡力時，適被捲入政潮，被誣為行總集團貪污分子，正是一頭霧水，無處訴苦。乃去見業師吳稚暉先生，帶

了些雞蛋、牛奶粉及橘子給他老人家。他住在一所舊房子的樓上，一大間，亂得很，他自己無興致去理，他也不要別人幫忙代他理。見面後，我就將如何應蔣廷黻先生之堅邀，辭去聯合國好差事，回來效命國家，辦理儲運救濟物資，廿個月來，忙着接收，再行分運非常辛苦，乃被捲入集團貪污的醜聞，實在心有未甘。他說：「這種事自然會水落石出，不必理會，你還照常辦事！我給你寫一張東西，俾下星期來拿。」下星期去見他，他送我一張條幅，上面篆字寫着：「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並寫了幾行小字跋語，我當時就理會到不要做官的暗示。可惜這張裱好之字，在匆匆避難中，還掛在上海寓所客廳中，未曾帶出來！一九四七年十月，行總結束，我就打算先休息些時再說。那時承交通部長俞大維垂青，要我代交通部設立儲運機構，我辭未就；又經行政院長翁文灝面諭接受，但我仍堅辭不就。我已決定不再做官場的事了；就想做一點私人企業的事。

正在休閒無聊時，老友王文山來談，他說：「CAT的陳納德將軍及魏老二先生，向來欽佩你的爲人，要請你到他們的公司，同做一番事業！」我說：「我在華府宋子文先生的國防供應公司CDS做事時，與魏老二同事。那時常見陳將軍到我們公事房來催運飛機配件及材料等，他一會自重慶來，一會兒又回重慶去，忙得很。我同他不熟，不過他那副朱洪武的面型，以及雄赳赳氣昂昂的身材，見過一面的，不會忘記。他們找我，我能代他們做什麼事呢？」「他們請你做副總經理負責管理中國人事；陳納德將軍，自己是總經理，負責管理飛行及飛行人員；魏老二是秘書長，負責管理財務及外國人事。他們兩位都是股東及董事會董事，現在中國股東兼董事有王源凌及金城銀行，銀行代表是我，

故我又爲董事。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先生，極佩你的學行，希望你來！」我當時請他讓我想，下禮拜今天，請他再來談談。他走後我自己想想，覺得這是一個商業機構，而且是中美兩國人士合作，並無官股，亦無官派，倒是很合適的，所以隔一個禮拜就答應了王文山先生，並且於十月中旬，就到公司辦事。

民航隊的高級人事

到公司後，知道公司上層人物有：

陳納德——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中文秘書舒伯炎及英文書記 Sue Puol.

魏老二——董事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秘書朱太太 (Julian Chu)。

魏勞貝——Earl W. Laughby 財務總管

費禮門——Bill Freeman 人事及造薪水單，其助手爲其中國太太。

泰勒——L.K. Taylor 股東及董事管理業務，負責拉生意。

羅賽洛——R.E. Rouselet 總飛機師

珞斯波特——C.J. Rosbert 副總經理兼執行長 Chief of Operation.

中國人在各個機場活動者，當時有曾憲琳、徐國霖、陳文等人。我到後，先找我在救濟總署儲運廳的老搭擋道崙士 A.A. Dorrane 爲我的助手，與我對面坐。又找到交大同學英國留學之江昭，加

入外勤。到了那年年底，陳納德將軍與陳香梅女士結婚後，陳女士就來公司負責公共關係事務 Public Relations，她就在陳將軍公車房內加張寫字枱辦公。我最初辦的事就是見見新加入的中國職員，問問他們的學歷經驗，最要緊的是要看看他們的氣質、風度及英文程度。有一次看見一個英文報告，其英文程度實在太差，我就請他來談談，並且告訴他要在英文上加些努力。他是較高級職員，生得方面大耳，身體魁偉虎虎有生氣！他當時說：「我的職務不靠英文之好壞！」那我也就不再問了。後來查知此公係董事泰勒的助手，他在內地軍閥方面找到不少買賣，泰勒董事非常倚重他。本公司隸屬於交通部民航局，當時部長爲俞大維先生，我在救濟總署辦儲運時，常有公務與俞部長接洽；民航局長爲蕭立坤先生，他是我交大同學而且在華府時，我們曾常常來往，本就很熟的朋友；所以，公司方面如有與政府辦交涉者，就由我與交部辦理。如遇重大事件，就非陳將軍親自出馬向蔣夫人請求不可。

在公司中最忙碌的一位就是魏老二，事無巨細，非他經手辦理不可。他是一位律師，在華府爲宋子文先生秘書時，常與美國政府各方面接頭與各機關之高級律師來往甚密；在中國政府方面，他在華府以及重慶學了不少中國官廳辦事的程序；公司內部管理方面，一切都由他一手組織成功，祇有他知道一切事的來龍去脈。

魏老二是一位幹練的人才。他待人和藹，學會中國人應酬的一套。

魏老二是美國新英蘭人，太太是波士頓富有小姐，魏老二獨自一人在中國服務。

董事長兼總經理的陳納德將軍，真是無爲而治，憑他在飛虎隊及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抗戰時間建立了彪炳功勳，和救助了上千上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之崇高聲望，就可以控制一切；而且所有飛行人員，都是他率領着百戰百勝的部下，無不五體投地的服從，並且要各盡最大努力，爲陳將軍爭面子。所以他到公事房來，就是看報抽煙，他的抽煙成績真是接龍式一根接一根的抽，他有哮喘病，發起來就咳嗽不已，但他仍不停抽煙。我既爲他屬下，當然有不少見面機會。他老先生這個面型真特別，拱嘴削腮，活像明太祖朱元璋。滿臉縐紋深陷，顯出皮肉之堅厚，同象身的皮膚一樣堅韌。談話時兩眼直瞪，炯炯有光，不愧爲身經百戰的名將。我很敬佩他，他對我非常和善。有一次他叫我進去，魏老二也在場。他對我說：「你對中國政府盡忠，他們很器重你；交通部要借調你去服務；你儘管去替他們服務，到任務終了時回來，薪水仍由我們照支；我們能幫中國政府，我們覺得很榮耀！」魏老二也叫我代交通部辦事，辦完後再回來。我那時每月薪津爲美金一千元，汽車一輛，司機薪水亦由公司開支。我當天就去交通部見俞部長，並到部上班，所遺公司的職務，由副手道崙士代理。

借調交通部辦理儲運

原來交通部俞大維部長要接收救濟總署儲運廳所屬上海、香港、青島、天津、漢口，各儲運局機構和人員，我原爲儲運廳廳長兼上海儲運局局長，所有的人員，都是我找來幫忙的，所以要調我來代交通部辦接收事宜。俞部長所最關懷的就是接收後這一批人員的薪水要多少萬從何處籌來？而且各種

運輸工具之保養及運用所需器材及費用又如何籌得？我當時面陳儲運爲生產機構，本身可以營運，除自給自足外，還可有盈餘，如鐵路輪船一樣；當前有剩餘的救濟物資，還要儲存與運輸，就可按月開帳向聯總行總結處討還。隨即叫帳務總管鄭文榮先生，擬定許多帳目格式備用。辦事兩個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止，各事似有頭緒，正擬回公司辦事；這時候又有一批三千萬美元的米及麵粉要運到上海，做爲救濟難民之用。行政院設立美援運用委員會，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兼委員長；繆雲台先生爲執行委員，到上海來接收，並分發這批米、麵。繆先生爲雲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又爲富滇銀行董事長，係雲南名人。現在他投資民航空運隊爲股東又爲董事。他到了上海對於接收儲運三千萬美元的米及麵，不知如何辦理，又商請陳將軍魏老二准予借調我代辦。我心想交通部儲運處，正可做筆生意。況且我曾經辦過六萬萬美元救濟物資的儲運事，這三千萬美元，祇有百分之五的事，而且種類只有米、麥、麵粉兩三樣，事極輕鬆。當時我就告訴繆先生，交通部新成立的上海儲運處可以代辦。不過運到上海本地及其他港口地點之分散事宜，要找當地政府設立機構，派妥人辦理。其分發地點，以上海爲最重要，分到的米、麵也最多。得上海市長吳國楨同意後，美援會就派任顯羣先生負責辦理米、麵救濟事宜。任先生年少有爲，辦事認真，有時午夜打電話到我家中來問，明日所運米、麵，是否可按時到達某地？言語口氣說是請求又是威脅，似乎如不運到就要殺頭之稱，我每次勸他安靜下來，不會誤事。隔日我到美援運用委員會上海辦事處辦公，當時我請美國人 Al Hart 總管並負責收發米、麵數量，其秘書爲吳菲菲小姐，代管帳目與會計，職員薪水由她負責發放，記得那時有幾位每日來

去，什麼事也沒顧過問過的顧問。這位美國佬和法國生長的吳小姐常常問我怎麼回事，我祇好聳肩不答！辦了不到三個月辦完了，繆先生大爲高興，以爲替國家做了一件大事，多少年後，在美國還對我說，那件美援辦得最乾淨，最無流弊，美國國會紀錄上都記載了這件事。借調事至此結束，時爲一九四八年六月。

開拓西北貨運業務

一九五〇年代以前，航空業務，尙未發達，中國及中央兩航空公司，每年虧本，但他們都是國營，蝕本自然由政府津貼；即當時美國各航空公司，亦不報盈餘。民航空運隊是號稱私營公司，創立時陳將軍是以聲望爲資本，而投資現金有限，魏老二聞曾要求太太將波士頓房地產賣得幾萬美金充資本，另外華府方面由考克倫集團出了若干萬美元資金，但航空公司薪水高，駕駛員每人每月支薪二千元，大頭腦都每月支薪二千元左右，經濟非常緊迫。其後雖有股東如金城銀行、王源凌、繆雲台等加入，收支不能平衡。到不得已時由陳將軍面請蔣夫人代向蔣公訴苦，蔣公乃飭政府發款協助。初開辦時甚爲困難。後來非打開出路不可，由股東及董事泰勒帶了得力助手，去西北邊遠地方，調查有無必須空運進出口的貨物；因爲民航空運隊，是不定期不定線的空運公司，專門貨運而不辦客運，如有乘客必欲搭機，則請乘客在貨艙中自由坐臥。結果與青海主席馬步芳，寧夏主席馬鴻逵，打了交道。這西北兩省以及甘肅都有甚多出口貨而無法運出，如：

羊毛、豬鬃、香腸管、皮毛、桐油、烟葉、藥材等。同時他們急迫需要汽油、機油及各種機器如：羊毛紡織機、淘金機器、電氣器材、汽車器材、修理橡皮輪胎器材、農業及水利器材等。

泰勒回到上海，與陳、魏二位會商後，即成立一個萬國供應公司 (International Supply Co. I. S. Co.)。一方面向英國怡和洋行及美國公司出售羊毛豬鬃等土產，其方法甚為簡單，將土產每磅原價加空運成本，再加毛利售與出口洋行；當時此等土產因中國八年抗戰，多年無貨，貨價甚高；如果成交，則民航空運隊賺運費即可維持，供應公司可賺純利。至於進口機器上海各英美洋行皆可供應，供應公司得報價後加手續費再加 C A T 空運費報與西北三省主席。當時寧夏、青海兩省很富有，省府及主席均積有大量黃金，正可以易取機器。故進出口雙方都可成交。此為合法交易，無懈可擊。至於不可告人之出口貨如黃金白銀以及其他高價土產，泰勒先生據說也有染指，收入甚高。到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大張聲勢西北危急時，馬氏叔姪兩家老小，以及所有動產與金銀細軟都賴空運隊運出國外，馬鴻逵直達美國西岸，馬步芳直達沙烏地阿拉伯，做了不少助人助己的事。在綏遠包頭又弄了不少土產如雲母（每年一、二〇〇噸），石棉（每年二、七〇〇噸），石墨（每年幾百萬噸）。

藥材方面有大黃、防風、白英（半甜半苦的植物）進口貨則大部分需要吉普車與汽油。C A T 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生意。如此上下掙扎，民航隊方得維持下去。

民航隊是民用航空公司，不能有軍事行動，可是這些飛行員都是身經百戰的空戰勇士，而且年輕，愛開玩笑，他們飛經共產區時，他們常常擲下手榴彈，雖無重大損害，老百姓不免受有驚擾，所以

共產黨恨之徹骨！

我身為航空公司副總經理，而我對乘飛機旅行，實在毫無興趣！乘中國航空公司的客機，最為舒適而安全率太低。乘本公司飛機最為安全，但蟠伏在貨艙中並無意味，所以我雖有機會到各邊省去看，但沒有實行過。

道崙士喝奶不買牛

道崙士是美國密西根州人，是密西根大學足球隊隊員，身高六呎四吋，體重二百多磅；氣宇軒昂，突梯滑稽人緣甚好，嗜酒如命。原為美國美孚煤油公司上海總經理，日本佔領上海租界時，他就退休，拿退休金過活。勝利後又到中國來，曾在救濟總署儲運廳做我的副廳長，我們相處很好。儲運廳是中國機關，我要他和我同室辦公，叫他親眼看見我的一舉一動，要他做我的監視人，並要他做我的行為的見證人。這次我在美國人公司做事，更要他代我與美國人接洽事務，所以叫他坐在我的對面；以便在我接洽公私事件的時候，他也可以參加意見。

中國經過八年抗戰後，民生凋蔽，而共黨又在作亂，人們都厭亂而念和平；一般人都羨慕美國人生活安定，不論男女都想到美國謀生；女人生得漂亮而受過西方教育的，更想與美國男人接近；如能結婚自然美滿，即不能結婚，亦可謀得較好職業，有機會就可去美國。民航公司的大頭目們，都有中國美麗的女秘書，她們盡其所能，為老板公私服務。當時已結婚者，只有費禮門一對，費先生有目疾

，不能長久工作，所以一切記帳發薪等事，都由中國籍的費太太辦理。魏老二有朱太太進進出出如夫婦然，他是得到他的美籍太太的允許，可與朱太太親近以慰寂寞。後來魏被派到中美洲做美國大使，原來的美籍太太到任所做大使夫人，而朱太太仍在CAT做事。道崙士雖無女秘書，但他有一個女朋友，是北平大商家之女，教會學校畢業，生得面如桃花，膚色紅潤，喉音清脆，笑臉迎人；亭亭玉立，移步姍姍；倚在道先生的身旁，有如小鳥依人；真叫一般青年中國人羨煞。道先生與之交往，雖終日纏綿，而不及於亂。他曾告訴我，「她一心要和我結婚，有時她竟袒裸臥床上，但我從未曾親近。」他說：「我如要解決性慾，我可在市場購入，一次交易耳；如喝牛奶，不必買母牛啊。」我頗以爲然。

有一次公事房忽有異動，東窗透入日光，照在對面桌角，道崙士忽覺頭暈，而我視桌角日光，忽然左右移動，幾秒鐘即停，大家始知有地震。上海地震，不常有之事也。俄有聞者來報有女客見道崙士。女客來，道崙士一見面就手顫身搖，面色發青而說話顫抖。女客立談，頭昂健立，而音調爽直。談數分鐘即退。客走後，道告我係彼之離婚夫人也。我說：「你剛纔看見她時，那種抖震的情形，比地震厲害得多；何以你怕她到這種程度？」他說：「K·Y·，我不是怕，是氣！我看見她就氣得發抖！」我問：「何以故？」「我同她結婚十幾年，她簡直把我氣昏了！她每日上街買穿的用的，都記我的帳；我每月薪水不夠還帳！每日吵，月月吵！毫無用處；結果我實在吃不消，就和她離婚。法庭裁判每月瞻養費爲我全部收入的一半。十二年來，我每月照寄。上次在救濟總署得了些額外薪水，她

的律師也來信索取一半。我們離婚後，我在上海，她住在美國，誰知她幹些什麼，她的男朋友多得很，她一天不結婚，我一天得給她贍養費！」他說到這裏，就說：「我請你去吃中飯，吃飯時再談。」那時我們都是美國總會 American Club 的永久會員，就到總會去吃飯。飯時他叫了酒，又叫了牛排，我很奇怪，何以要如此破費。吃飯時，他同我碰杯笑着說：「你得恭喜我！我的太太要結婚了！」如果不知道底細的中國人聽見了，真要笑得捧腹！他接着說：「從此我解放了！解放了！」高興得不得了！我說：「既然如此就可同某小姐結婚了？」他用中國話說：「不行，不行！」「爲什麼？」他說：「我很喜歡她，我真願意同我結婚！K·Y·『一之已甚，豈可再乎！』（他在上海多年學了好幾句中國成語）我老了，我要享享自由的福！」中共佔據大陸，他就一個人在香港租了一個大公寓，用了一位中國廚子，叫廚子的太太做清潔事務，並叫他們住在公寓的另一間房，每月領取美孚公司的養老金五百美元，過得舒服得很，如果回美居住，不但錢不夠用，也不會有兩個傭人侍候。大概享了十年清福，他就死在香港，他有一個兒子，也在美孚做事。他死後，他的兒子通知我，我非常哀悼。

我對於道崙士先生非常感戴。公的方面，他在救濟總署以及在民航隊幫我不少忙。私的方面，當我在民航隊做事時，每月有一千美元的收入，無法花用，他勸我在上海武夷路頂進一所花園洋房，頂費一萬多美元，每月抽還七八百元，其每年租金祇三石白米，等於是買進的一樣。他說：「通貨膨脹時，不動產最能保值！」那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十二萬分的信心，因爲我們知道 蔣公手下有勇將、有軍火、有飛機、有美援，還有海陸空交通工具，土包子的共產黨真是跳梁小醜，不足介意。所以我頂

房子。我們住進後，他也會常來吃我們的中國飯。房屋是L式，一溜五間大房，作夫婦及子女臥房和我的小書房，與臥房垂直下來，就是一間大客廳，一間大飯廳，飯廳外面就是廚房及佣人住所。住房外空地，即為花園菜圃，當年有芍藥牡丹及滿籬笆的木香花。地方寬裕合用！非常滿意！住了一年，大陸淪陷，全家就移住香港為難民。在港時愁孩子無法入大學，又承他幫忙，向美國領事說項，將兩個小孩子，一男一女，准予去美入我的母校伊立諾大學讀書，他真替我費了心，我真感激他，願他在天國享福！

陳香梅的才情幸福

名將就是陳納德將軍，美人就是陳香梅女士。陳將軍在美國結婚，生有子女，並有愛孫。一九三七年將軍到中國幫國民政府抗戰，先有飛虎隊，後有十四航空隊，迎擊日本轟炸機，如摧枯拉朽，嚇得日機不敢進窺華西，厥功甚偉，天下聞名。陳小姐大學西文系畢業後，到中央通訊社服務，派到昆明，專門採訪十四航空隊及陳隊長動態。陳小姐每有內幕新聞報導，為其他通訊社所未有。如是者將軍賴小姐以宣傳，小姐憑將軍得消息，彼此互助，相得益彰。將軍終日殺敵，返家後枯寂無聊，賴烟酒以自慰，幸有小姐來訪，情緒自然愉快。奈家有老妻，不便造次。抗戰勝利，將軍回國辦理離婚，作長久之計。再返上海已為自由身，一方面催促魏老二辦理C A T法律手續，一方面向陳小姐求婚。我到C A T時適時機成熟，不到兩個月，他們就正式結婚。住虹橋路大宅。我們夫婦曾被邀到將軍

家晚餐，陳夫人雍容華貴，招待週到而指揮得體，將軍頤顏悅色，又做少年郎，兩夫婦享盡人間幸福，知者無不為彼等祝福。

當時衛道者流有種種指摘，一謂年事相差太遠，一謂中外人種有異，又有謂崇美拜金，與中國禮教不合。現在看來真是「吹縐一池香水，干卿底事！」美國為自由民主先進國，他們的獨立宣言頭一句就說「生命，自由，及自求幸福，為人生天然權利，不能剝奪！」*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到六十歲，再到美國教了十三年數理時，纔放眼四看，看他們自求幸福；看了廿年，看得了不少故事，以後得便再談。

美國人的尋求幸福的工作，似乎是無止無休的！多數為男女關係之尋求幸福者，其他為官職為錢財而尋求幸福者，又不知費盡幾許心機？我不反對尋求幸福，但總得有個滿足的境地，所謂「知足常樂」！否則豈非自尋苦惱，有何幸福之可言！如果在努力尋求中，加一點中國人恒有的修養和智慧，適可而止，那就可稱為真正幸福者。陳香梅小姐就是這麼一位能尋得幸福，也能享受這幸福者。她真是中外尋求幸福者之模範。可是有尋求能力、眼光與智慧的人，未見得有如陳小姐之機會與因緣。陳小姐與名將結婚後，享盡人間幸福，生有兩位千金，在將軍家鄉魯意思安娜州建造一所寬大住宅；花園內有四時不斷之花，可資觀賞。柳陰月下，情意纏綿；玫瑰圍邊，人間天上。臺北也築有住宅，可以在公餘憩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奈天嫉極樂，十年艷福耳，將軍即歸道山；所遺與陳小姐者亦

甚淵厚，她就利用他所遺人事關係，及她自己的生花之筆，在出版界享有盛名；在美國政府列爲白宮與國會之共和黨上賓；四十年一帆風順，可謂得天獨厚矣。史無前例，來者亦不易追蹤。陳香梅女士可謂尋求幸福者之真正成功者矣。能不使一般謀求幸福者所歆羨，我爲陳女士祝福！

衛道者引孟子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之鴻論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尋求幸福者言，既未害人，亦未強奪，並無所謂義不義也。衛道者又引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在尋求幸福者言，世間何物有甚於人生幸福哉。我以爲衛道者所發議論，非爲嫉忌則爲酸葡萄，不爲年輕美國人所顛聽者也。前一輩歐美人之宗教觀念較深，其心中「所欲」，確有「甚於生者」。彼等所尋求之幸福，非僅爲物質生活而必合於「神」與「耶穌」之旨意爲進彼之幸福非此之幸福，文化發展，生活進步，「神」與「耶穌」均失其控制矣。

財主董事長王源凌

抗戰前後，王源凌先生，在西北陝甘方面，開紙煙廠，非常得發，再創立麵粉廠，亦成功，已很富有。抗戰勝利前，他忽生靈感，將所有現金，收買港幣，因那時港幣貶值，沒有人要，大概一元港幣，貶到四五分錢，換言之，就是貶值二三十倍。日本投降後，英國人回香港，聲明第一大砲，就是港幣幣值照舊，毫不貶值，於是王先生乃更大發其財。他住在上海虹橋路。他家裏陳設着古董玉器及古今字畫，生活優裕。有一次請我一家七口去吃飯。一切招待飲食，都係西式，甚是堂皇。回家後

小孩子們聚談說：「王伯伯家真省儉，可口可樂中，還摻入冷水呢！」足見王家發財不久，還保存舊有勤儉家風！他是航空公司的董事長，開董事會時，王文山先生代他做翻譯，他一切照辦，毫無意見，他每對我說：「你們都是專才，我深深欽佩！」

他在美國買了不少麵粉機及紡織機，本來預備在戰後中國的西北開廠，大陸易色，他移住香港；所有機器都在運滬途中，不得已中途折運香港。到香港進倉庫等候時局變化，後來決定去巴西，他一個人先去，然後家眷亦去了巴西的聖保羅市，又將所有機器移運該市開廠。王文山先生曾到巴西去看他一次，據稱開廠手續麻煩得很。以後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徐蚌戰後上海驚惶

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後，後方動搖，上海緊張。上海地方，已見有國軍開到；我們住宅左近，已有軍人在找住房居住。情形不對，須將家小安置妥當，方能工作。當時有廣州香港臺灣三條路可走，如去廣州，將來局面再壞時，仍須再搬。如去臺灣，則將來時勢好轉再回來，又須一次大搬動。折中辦法還是先到香港再說。惟此時對國軍仍有信心，此時轉移陣地，必係一時挫折，不久必會反攻取勝。所以搬走時，不多帶行李，祇像出外休假旅行一樣，自信六個月必可回來。此時家人多數不肯搬移，而長女長子反對更烈。太太向來主靜不主動，亦不肯走。後來每天有軍隊到門口打門有移住之意，那時太太方有動意。我事前托香港儲運局局長曾廣智代為物色住房，以祇能暫住為原則，不必好。回

音聽說時局緊迫，有錢人都早早搶先租房；現在更不易找，每房都要頂費若干。結果在九龍廣東道找到一層公寓，一大間有小廚房及廁所。一九四九年二月間，乘C A T飛機南行，道經福州裝貨，飛行不足四小時即到達香港。飛機沿邊有座位一排，中間堆行李及貨物。幸天氣甚好，並無顛簸嘔吐之事。到港後由曾局長陪同至新租住房。一看真大失所望，頂費去了六千多港幣，另外買牀及家具，實在不成樣。大家住得不安，但一時毫無辦法，且住爲佳。後來方知曾局長未曾親自看過，就叫一位手下人辦理，這手下人居然從中取利！真出人意外，本機關同仁居然有乘人之危者！俟稍安頓，我即回滬辦公。滬上人心自更慌亂，公司照常辦公，但在便所中發現有污辱本人之標語：「某某！共軍來到，當心你的頭！或要你的命！」等等。魏老二及陳將軍叫我移廣州辦事處辦公。時舊屬馮玉衡原爲上海儲運局高級職員當時調爲上海虹橋飛機場主任，他的家眷住廣州教育路；舒伯炎夫人亦住教育路。我就在馮家租一房間，並代飯食。如此辦了一個多月公，我就飛回上海看看情形。市面尙好，人口更加多。四月中旬，我常到中國銀行探望當時中行總經理霍亞民（寶樹）先生。一天中午，我在中行同他共進午餐。吃飯之初，有人報告說「共軍到了江陰！」已經過了江！飯未吃完，又有人來報告「共軍已到常熟！」我們倆面面相覷，祇對說一聲「來得好快！」飯後我到了公事房，就同陳將軍、魏老二及道崙士說了戰況，並告訴他們，我即晚回廣州去。在廣州辦公時，到週末就乘本公司港省間每小時一次的擺渡飛機回家。家中一大間房不好住，祇好另到美麗華飯店租房住，同時一家人都可洗個舒服澡。如此者維持了不到兩個月，所有上海廣州機構都搬臺北。他們問我的行止如何。我說等我想！去

不去呢，真是一個大課題。

離開民航携眷赴港

先代C A T的航程估計一下。中國大陸，幅員廣大，東西長約五千四百公里，南北長約四千二百公里，飛機可以飛顯身手，而臺灣南北約長三五〇公里，東西寬約一五〇公里，飛機一啟飛，不到一個鐘點就到，實無多大發展。而且沒有這許多貨運與乘客；在大陸上營業，已不能維持開銷。到臺灣後如何能苟延殘喘。所以那時就打定主意不加入臺灣的C A T。

剛剛我的私事，也忙起來了，我們住在九龍廣東道的房子，實在住不下去，我在廣州時，就叫我的長女長子，平時到港九各處找房子。碰巧余漢謀先生在九龍新造公寓式大房子，孩子們都說好，但要頂費一萬多港幣，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我就叫頂下來，簽了約，交了錢，甚為高興。房子再有一個月就完成，誰知道房子剛完成，就給英軍徵用。孩子們急壞了，打電話給我，問如何辦。我叫他們去找余將軍的代理人張某，問他怎辦。孩子們打電話到廣州說：「張先生代余將軍在九龍漆咸道海濱向南正建築另一所公寓，兩個月可以完成，頂費與前一一樣。張說隨便我們要新房子或要收回頂費都可以。」我叫他們去看了房子，如果好，就要房子。他們的回電說房子好極了，比以前的好，就決定要房子了。九月中，房子剛完成，造房子的木架，尙未拆除，我們就住進去，好得很，全係鋼骨洋灰造成，門窗地板，都是柚木，沿海一排玻璃窗，三個臥房，兩個洗澡間，客廳，飯廳，廚房工人房，應有

盡有。隨即買柚木家具，柚木書桌，大家滿意，誰知道搬進新宅不到一個禮拜，就來了一個大颱風，一夜雨打風吹，加之窗外木架敲打不已，一家人整夜未睡，好在第二天晴就好了。

在上海失守以前，我會到上海公司一巡，知大家都已疏散，所留人員甚少，情形淒慘。適在此時接到劉大中同學由北平打來電報，要求得一機位回滬。我隨即電報北平辦事處，叫快到清華大學找劉大中教授載回上海，居然辦到。劉到滬後隨即飛回美國，險些兒陷在北平！C A T在這方面，救了不少忠貞之士。

還有一件事叫我忙得頭昏腦悶。這件事就是孩子們讀書的事。三位小的好辦；一個男的最小，就在港寓左近讀小學。兩個女的就到德貞女子中學，其中一位後來轉到瑪列瑙 Maryknoll 中學，那是一間美國學校。兩個大的原在上海教會學校，男的傳方原就讀聖約翰附中，女的擷英原在中西女中讀；逃難到了香港，沒有相當學校可進，後來弄進一間中學，不到一年畢業，畢業後弄到廣州嶺南大學讀一年級，承當時校長陳序經先生照應。後來共軍南下，又把他們二位接回來，再轉送到澳門一間什麼大學去讀。實在無較好辦法。

原說逃難只須半年，那知道一年兩年都仍在逃難中！

與民航關係之尾聲

我決定不與 C A T 同去臺灣，就向公司辭職，十月間，魏老二和陳將軍同我，全到香港一間律師

樓，由律師寫好雙方斷絕關係證明書；雙方細談研究修改後互換一紙各自收執爲憑。兩份證明書附印於後。

附件一，陳將軍與魏老二代表民航空運隊辭退陳廣沅一切職務並申明雙方無銀錢債務關係書。

附件二，著者向民航空運隊辭職並申明與該隊無銀錢債務關係書。（原文皆係英文）

無職一身輕！當時大陸上，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宣佈成立。中國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飛機都紛紛北飛投共，所有兩公司人員，都投共新組中共航空公司。當時還有許多飛機因失修損壞未能啟飛，還有倉庫儲存大量飛機配件、器材及修理用機器等；此時CAT用迅雷手段向香港法院申請將此等飛機及器材封存不許運走，一方面申訴此等飛機器材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大戰時美國政府租借法案中取得，國民政府至今未曾履行債務，此等貨物仍爲美國政府所有。此種法律訴訟案，久久不決。CAT又在倫敦法院訴告。經過一兩年之久，CAT得到勝訴。大概在兩年後的某日，CAT香港辦事處主任布難能J.J. Bremen 找我去講話。他說有一批飛機器材要裝運，要我短期幫忙，月薪五百美元。我當時已閑住一二年坐吃山空，正在走投無路；當然異常歡喜，即日辦公。公事房在香港，倉庫在啟德飛機場。我先到公事房查卷，原來這筆待運飛機器材，就是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產物，CAT官司打勝，預備運回美國。我心想這產業是中國政府所有，如何運回美國？當時國民政府新到臺灣，萬端待舉，也無人理會這批產物；但我爲中國國民，如何能幫助美國人將中國政府物資運送美國呢？但是我兩年閑散爲無業游民。非找事謀生不可；二者不可得兼，如之何呢？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第三天，我就向布氏辭職。道崙士在香港，聽到我辭職的事，他罵我說：「你這蠢傢伙！看你以後找到什麼事做！」這一次是我與C A T第末次的關係。布氏後來由臺北公司調來幹員一名辦理此事。此人原爲我儲運人才。他來港不久曾來見我說辦事困難，並且危險。共產黨及國民黨雙方均不以運美爲然，蓄意破壞。而且時時防備有人暗算，苦得很。多少時後，居然把全部器材運清。此公得了一筆大數美金，但未回臺北，夫婦兩口逕去巴西。多少年後兩夫婦仍無子嗣，又回到美國居住。已尋到了幸福，抑仍在追求幸福中？吁嗟乎，人生世上，究竟何物是真正幸福，何處有真正幸福，蓄意追求，死而後已，苦矣哉！